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
第四十回 思尋盟弟遣使三雄 欲盜賊金糾合五義

且說陷空島盧家莊那鑽天鼠盧方，自從白玉堂離莊，算來將有兩月，未見回來，又無音信，甚是放心不下。每日裡嗜聲歎氣，坐臥不安，連飲食俱各減了。雖有韓徐蔣三人勸慰，無奈盧方實心忠厚，再也解不開。一日，兄弟四人同聚於待客廳上。盧方道：「自我兄弟結拜以來，朝夕相聚，何等快樂。偏是五弟少年心性，好事逞強，務必要與什麼「御貓」較量。至今去了兩月有餘，未見回來，劣兄好生放心不下。」四爺蔣平道：「五弟未免過於心高氣傲，而且不服人勸。小弟前次略說了幾句，險些兒與我反目。據我看來，惟恐五弟將來要從這上頭受害呢。」徐慶道：「四弟再休提起。那日要不是你說他，他如何會私自賭氣走了呢。全是你多嘴的不好。那有你三哥也不會說話，也不勸他的好呢。」盧方見徐慶抱怨蔣平，惟恐他二人分爭起來，便道：「事已至此，別的暫且不必提了。只是五弟此去倘有疏虞，那時怎了？劣兄意欲親赴東京尋找尋找，不知眾位賢弟以為如何？」蔣平道：「此事又何必大哥前往。既是小弟多言，他賭氣去了。莫若小弟去尋他回來就是了。」韓彰道：「四弟是斷然去不得的。」蔣平道：「卻是為何？」韓彰道：「五弟這一去必要與姓展的分個高下，倘若得了上風，那還罷了；他若拜了上風，再想起你的前言，如何還肯回來。你是斷然去不得的。」徐慶接言道：「待小弟前去如何？」盧方聽了，卻不言語，知道徐慶為人粗魯，是個渾愣。他這一去，不但不能找回五弟一巧咧，倒要鬧出事來。韓彰見盧方不語，心中早已明白了，便道：「三弟要去，待劣兄與你同去如何？」盧方聽韓彰要與徐慶同去，方答道：「若得二弟同去，劣兄稍覺放心。」蔣平道：「此事因我起見。如何二哥三哥辛苦，小弟倒安逸呢？莫若小弟也同去走一遭如何？」盧方也不等韓彰徐慶說，便答道：「若是四弟同去，劣兄更覺放心。明日就與三位賢弟錢行便了。」

忽見莊丁進來稟道：「外面有鳳陽府柳家莊柳員外求見。」盧方聽了，便問道：「此係何人？」蔣平道：「弟知此人，他乃金頭太歲甘豹的徒弟，姓柳名青，綽號白面判官。不知他來此為著何事？」盧方道：「三位賢弟且先迴避，待劣兄見他，看是如何。」吩咐莊丁：「快請。」盧方也就迎了出去。柳青同了莊丁進來，見他身量卻不高大，衣服甚是鮮明，白靨靨一張面皮，暗含著惡態，疊暴著環睛，明露著鬼計多端。彼此相見，各通姓名。盧方便執手，讓到待客廳上，就座獻茶。

盧爺便問道：「久仰芳名，未能奉謁。今蒙降臨，有屈臺駕。不知有何見教？敢乞明示。」柳青道：「小弟此來不為別事。只因仰慕盧兄行俠尚義，故此斗膽前來，殊覺冒昧。大約說出此事，決不見責。只因敝處太守孫珍乃兵馬司孫榮之子，卻是太師龐吉之外孫。此人淫欲貪婪，剝削民脂，造惡多端，概難盡述。刻下為與龐吉慶壽，他備得松景八盆，其中暗藏黃金千兩，以為趨奉獻媚之資。小弟打聽得真實，意欲將此金劫下。非是小弟貪愛此金，因敝處連年荒旱，即以此金變了價，買糧米賑濟，以抒民困。奈弟獨力難成，故此不辭跋涉，仰望盧兄幫助是幸！」盧方聽了，便道：「弟竊居山莊，原是本人人家。雖有微名，並非要結而得。至行劫竊取之事，更不是我盧方所為。足下此來，竟自徒勞。本欲款留幾日，惟恐有誤足下正事，反為不美。莫若足下早早另為打算。」說罷，一執手道：「請了。」柳青聽盧方之言，只氣得滿面通紅，把個白面判官竟成了紅面判官了。暗道：「真乃聞名不如見面。原來盧方是這等人。如此看來，義在那裡？我柳青來的不是路了。」站起身來，也說一個「請」字，頭也不回，竟出門去了。

誰知莊門卻是兩個相連，只見那邊莊門出來一個莊丁，迎頭攔住道：「柳員外暫停貴步。我們三位員外到了。」柳青回頭一看，只見三個人自那邊過來。仔細留神，見三個人高矮不等，胖瘦不一，各具一種豪俠氣概。柳青只得止步，問道：「你家大員外既已拒絕於我，三位又係何人？請言其詳。」蔣平向前道：「柳兄不認得小弟了麼？小弟蔣平。」指著二爺三爺道：「此是我二哥韓彰。此是我三哥徐慶。」柳青道：「久仰，久仰！失敬，失敬！請了。」說罷，回身就走。

蔣平趕上前，說道：「柳兄不要如此。方才之事弟等皆知。非是俺大哥見義不為，只因這些日子心緒不定，無暇及此，誠非有意拒絕尊兄。望乞海涵。弟等情願替大哥陪罪。」說罷，就是一揖。柳青見蔣平和容悅色，慇懃勸慰，只得止步轉身，道：「小弟原是仰慕眾兄的義氣干雲，故不辭跋涉而來；不料令兄竟如此固執，使小弟好生的慚愧。」二爺韓彰道：「實是大兄長心中有事，言語梗直，多有得罪。柳兄不要介懷。弟等請柳兄在這邊一敘。」徐慶道：「有話不必在此敘談，咱們且到那邊再說不遲。」柳青只得轉步，進了那邊莊門，也有五間客廳。韓爺將柳青讓至上面，三人陪坐，莊丁獻茶。蔣平又問了一番太守貪贓受賄，剝削民膏的過惡。又問：「柳兄既有此舉，但不知用何計策？」柳青道：「弟有師傅的蒙漢藥斷魂香。到了臨期，只須如此如此，便可成功。」蔣爺韓爺點了點頭，惟有徐爺鼓掌大笑，連說：「好計，好計！」大家歡喜。

蔣爺又對徐韓二位道：「二位哥哥在此陪著柳兄。小弟還要到大哥那邊一看。此事須要瞞著大哥。如今你我俱在這邊，惟恐工夫大了，大哥又要煩悶。莫若小弟去到那裡，只說二哥三哥在這裡打點行裝。小弟在那裡陪著大哥，二位兄長在這裡陪著柳兄，庶乎兩便。」韓爺道：「四弟所言甚是。你就過那邊去罷。」徐慶道：「還是四弟有算計。快去，快去。」蔣爺別了柳青，與盧方解悶去了。

這裡柳青便問道：「盧兄為著何事煩惱？」韓爺道：「噯！說起此事，全是五弟任性胡為。」柳青道：「可是呀。方才盧兄提白五兄進京去了。不知為著何事？」韓彰道：「聽得東京有個號稱御貓姓展的，是老五氣他不過，特特前去會他。不想兩月有餘，毫無信息。因此大哥又是思念，又是著急。」柳青聽至此，歎道：「原來盧兄特為五弟不耐煩。這樣愛友的朋友，小弟幾乎錯怪了。然而大哥與其徒思無益，何不前去找尋呢？」徐慶道：「何嘗不是呢。原是俺要去找老五，偏偏的二哥四弟要與俺同去。若非他二人耽擱，此時俺也走了五六里路了。」韓爺道：「雖則耽延程途，幸喜柳兄前來，明日正好同往。一來為尋五弟，二來又可暗辦此事，豈不兩全其美麼？」柳青聽至此，歎道：「既如此，二位兄長就打點行裝。小弟在前途恭候。省得盧兄看見，又要生疑。」韓爺道：「到此焉有不待酒飯之理。」柳青笑道：「你我非酒肉朋友，吃喝是小事。還是在前途恭候的為是。」說罷，立起身來。韓爺徐慶也不強留。定准了時刻地方，執手告別。韓徐二人送了柳青去後，也到這邊來。見了盧方，卻不提柳青之事。

到了次日，盧方預備了送行的酒席，弟兄四人吃喝已畢。盧方又囑咐了許多的言語，方將三人送出莊門，親看他們去了。立了多時，才轉身回去。他三人攢步向前，竟赴柳青的約會去了。

他等只顧劫取孫珍的壽禮，未免耽延時日。不想白玉堂此時在東京鬧下出類拔萃的亂子來了。自從開封府晝夜與南俠比試之後，悄悄回到旅店，暗暗思忖道：「我看姓展的本領果然不差。當初我在苗家集曾遇夜行之人，至今耿耿在心。今見他步法形影，頗似當初所見之人，莫非苗家集遇見的就是此人。若真是他，倒是我意中朋友。再者南俠稱貓之號，原不是他出於本心，乃是聖上所賜。聖上只知他的技藝巧於貓，如何能數知道錦毛鼠的本領呢。噫！我既到了東京，何不到皇宮內走走。倘有機緣，略略施展施展。一來使當今知道我白玉堂；二來也顯顯我們陷空島的人物；三來我做的事，聖上知道，必交開封府。既交到開封府，再也沒有不叫南俠出頭的。那時我再設個計策，將他誣入陷空島奚落他一場。是貓兒捕了耗子，還是耗子咬了貓？縱然罪犯天條，斧鉞加身，也不枉我白玉堂虛生一世。那怕從此傾生，也可以名傳天下。但只一件，我在店中存身不大穩便。待我明日找個很好的去處隱了身體，那時叫他們捕風捉影，也知道姓白的厲害。」他既橫了心，立下此志，就不顧甚麼紀律了。

單說內苑萬壽山有總管姓郭名安，他乃郭槐之姪。自從郭槐遭誅之後，他也不想所做之事，該副不該副。他卻自具一偏之見，每每暗想道：「當初咱叔叔謀害儲君，偏偏的被陳林救出，以致久後事犯被戮。細細想來，全是陳林之過。必是有意與郭門作對。再者當初我叔叔是都堂，他是總管，尚且被他治倒，置之死地。何況如今他是都堂，我是總管。倘或想起前仇，咱家如何逃出他的手心裡呢。以大壓小，更是容易。怎麼想個法子，將他害了，一來與叔叔報仇，二來也免得每日耽心。」

一日晚間，正然思想。只見小太監何常喜端了茶來，雙手捧至郭安面前。郭安接茶慢飲。這何太監年紀不過五六歲，極其伶俐，郭安素來最喜歡他。他見郭安沈默不語，如有所思，便知必有心事，又不敢問。只得搭訕著說道：「前日兩前茶，你老人家喝著沒味兒。今日奴婢特向都堂那裡，合伙伴們尋一瓶上用的龍井茶來，給你老人家泡了一小壺兒。你老人家喝著這個如何？」郭安道：「也還罷了。只是以後你倒要少往都堂那邊去。他那裡黑心人多。你小孩家懂的什麼。萬一叫他們害了，豈不白白把個小命送了麼？」

何常喜聽了，暗暗展轉道：「聽他之言，話內有因。他別與都堂有甚麼拉攏罷？我何不就棍打腿探探呢？」便道：「敢則是這末著嗎？若不是你老人家教導，奴婢那裡知道呢。但只一件，他們是上司衙門，往往的捏個短兒，拿個錯兒。你老人家還擔得起；若是奴婢，那裡攔得住呢，一來年輕，二來又不懂事。時常到那裡去，叔叔長，大爺短，合他們鬼混。明是討他們好兒，暗裡卻是打聽他們的事情。就是他們安著壞心，也不過仗著都堂的威勢欺人罷了。」郭安聽了，猛然心內一動，便道：「你常去，可聽見他們有什麼事沒有呢？」何常喜道：「卻倒沒聽見甚麼事。就是昨日奴婢尋茶去，見他們拿著一匣人參，說是聖上賞都堂的。因為都堂有了年紀，神虛氣喘，咳聲不止，未免是當初操勞太過，如今百病趁虛而入。因此賞參，要加上別的藥味，配甚麼藥酒。每日早晚喝些，最是消除百病，益壽延年。」郭安聞聽，不覺發恨道：「他還要益壽延年！恨不得他立刻傾生，方消我心頭之恨。」

不知郭安怎生謀害陳林，下回分解。